

中国
文化
知识
大观
园

社会民俗卷

辽海出版社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民俗



• 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社会民俗卷 •

民 居 民 俗

(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辽海出版社

到明末，上门八十四世祖士礼举家从关麓村迁居到村东——华里黟祁大道北侧的宏田村，自成房派。称“五家”。下门八十三世祖瑚，立房派为“六家”。瑚的三弟琼生三子，立房派为“三家”。

下门八十四世祖士宠也生子五人，四子乏嗣，五子早夭，其长子华栩育七子，此房派以后便称“七家”（现称为老七家）。



西武雄关

第八十九世时，承德堂派有昭文（生于乾隆三十九年，歿于道光二十四年）、昭敦兄弟二人，昭文生七子，称“七家”（现称“新家”），昭敦生八子，称“八家”。这是两个支派。自此以后，关麓汪氏就有了崇德堂、“六家”、“三家”、（老）“七家”、“志顺公（第八十世）后裔”等主要房派和承德堂的“八家”、（新）“七家”等支派共同发展，但实力最强的当属昭敦一支，即“八家”。

昭敦的八个儿子，即“八家”的第一代，生于道光年间，到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同治、光绪年间，正值盛年。那时候江南一带徽商已趋没落，他们却因善于经营，历数代而人多财盛，成为关麓村汪氏最旺的一支。关麓村的主体，即黟祁大道以南古名“蜚下”的地段里，大多数整齐的住宅都是“八家”人兴建的。所以，直至今日，附近各村的人惯于把关麓村就叫做八家。其余各房派和支派，或者因后嗣单薄，或者因有人外迁，或者因行为不端，或者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遭到严重损失，都不如“八家”发达。

徽商的故里

关麓村虽是个封建性的血缘聚落，却又是徽商的故里。汪姓成年男子，十有八九出外经商，躬耕于垌亩之间的不足一二。

徽商的形成，起初出于不得已。康熙《徽州府志》说：“徽州介万山之中，地决人稠，耕地三不贍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天下之民寄命于农，而徽民奇命于商。”于是敝衣粝食，负担远出，经商便成了徽氏的风习，竟至于“业贾者十七八”。徽民观念因而改变，“轻本重末”，“即閭閻冢不憚为贾”。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影响到文化，以致黟县流行的堂屋楹联，也有了商人气息，如现存卢村某商人大宅里有副对联是：“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也有赤裸裸地把千余年耕读传统变为“学而优则商”的，如“九章大学终言利；一部周官半理财”之类。

徽商富甲东南，但老家仍然是闭塞落后的。由于交通困难，资源缺乏，除了贩运茶、木之外，徽商并不在老家开展什么经济活动。他们把妻子儿女留在家里，给她们买不多的一点田地，再按时寄度日费用，自己一年一归或三四年一归，到了迟暮，回家终养、埋骨。因此，徽州始终停留在不发达的农业经济之中。

他们经营的事业，新的投资，大都在外地。徽商对故土的影响主要是：第一，他们建祠堂、修宗谱、置祭田、设祀会、施义冢，巩固宗族关系。第二，他们捐资兴学、助学，创立文会。第三，他们眷属和他们自己晚年殷实的生活，促进了消费性的民俗文化的繁荣，如四时八节的祭祀、各种迎神赛会、婚丧嫁娶、春报秋祈、戏文宴乐等等。第四，他们从苏州、扬州这些长江下游人文发达的地方带来了鉴赏和收藏文物古玩、珍本秘笈之类的风尚和对书画篆刻的爱好，名家辈出，形成了“新安画派”和“黟山派篆刻”等。第五，他们大量兴造舒适的住宅，也兴造庙宇、文阁、园林、书院等等的公共建筑。康熙间歙人程且硕，居扬州多年，将返乡所见撰成《春帆记程》一书，其中称：“乡村

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说“宛如城郭”不无夸张，但遍及徽州各地农村聚落的完整，住宅的精致，以及祠堂、庙宇、牌坊、亭阁、园林等等公共建筑类型的多样和形式的优美



深深宅院

甚至壮丽，确是非常特殊的。不过，就住宅来说，他们大都是城市型的中等规模住宅，更重亲切安宁而不事铺张豪华。第六，由以上生活诸端，引发出徽州百工技艺的繁荣发展。建筑业中有大小木作，砖、石、

木“三雕”和油漆彩画；家具有方木、圆木、雕木；用品有各种篾作、棕丝作、漆作和铜锡作。还有传统的著名特产笔、墨、纸、砚。明清两代，徽州的雕版印刷，尤其是木刻版画，精美绝伦，为全国之冠。徽商故里的种种，也都极为典型地在关麓村中有所体现。

乡间生活

关麓村在乡商人的生活，虽然远不如淮扬一带的徽商那样奢侈豪华，却也相当优裕。他们熟悉长江中下游富庶的城市，多少会把那里的一些风俗带回老家，从而突破老家千百年的“俭啬”旧俗。他们起造的中型住宅，雅洁精致，家具陈设都很整齐细巧，考究品位。家中有侍女仆人服役，出门稍远便乘轿子。

徽商向来不废诵读，自称为“儒商”。他们虽然十二三岁便外出学徒，但童年经过学塾的旧学教育，有相当不错的文化素养。日常也有些风雅的文化生活。家家堂屋里有中堂和条幅的字



精美的宅门

画，有木板刻的对联，有些人家且有收藏字画、书籍和文玩的爱好。康熙年间，关麓村出了一位书画家，叫汪曙。道光《黟县续志》记载：“字晓山，……少孤，善事母，友爱诸弟。弱冠，师皖江何龙，写山水人物，有生动之致。后益肆力倪、黄、沈、董诸家，寒暑不辍。称其画者谓风神秀润，青出于蓝。”

尽管商人们自诩“儒商”，生活富足，毕竟还不能完全抹去传统的“士农

工商”的社会品级观念在他们心里投下的阴影。他们从少年时代就要学做生意，不可能通过科举获得功名，但他们有钱，可以用救灾助赈或其他各种名义出钱捐官，代替十年寒窗苦功。有些人还为自己、父亲、祖父和儿子买封。但有钱有闲的寄生生活对他们腐蚀性很大，有些浮浪人放荡而不自检点，赌博、抽鸦片、嫖娼。至今关麓村尚有硬木雕花鸦片烟床两张。据说“三家”、“七家”、“六家”等房派的败落都不是因经营挫折或遇意外，而是由于坐享其成的子弟的腐化。“八家”子孙都比较谨严，连吸烟的都没有，所以发达。

徽州农村的公共生活很发达，关麓村也不例外。公共生活中最主要的，是与宗族有关的种种。如宗族除必有祠堂外，还有强大的宗族组织管理家族事务。关麓村的汪氏族长，由在村最高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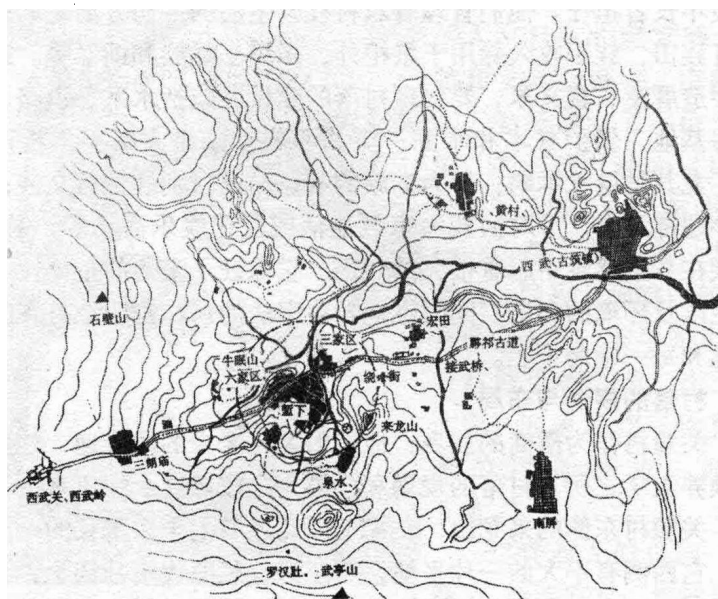
的最年长者担任。他们管理着农村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如宗族拥有族田，族田收入除用于祭祀外，多用于赡族和助学等。宗族还要造厝屋、置义冢，要管理村落的建设，包括水系、道路、审批房基地，保护林木和水源；要关心族众的婚丧嫁娶、析产分炊，尤其是继乏承嗣；要为本族的利益与邻村别姓进行交涉；要举办迎神赛会、节时演戏等宗教迷信或文化娱乐活动等。总之，宗族在乡土建设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它保证了聚落的整体性、合理性以及环境的和谐，同时也把封建宗法的烙印鲜明地打在整個村落和每一幢房子上。

村落的规划与布局

关麓村作为徽商的故乡，他们的妻儿老少的居住地，他们退休颐养天年之所。村落的规划和建设完全按照这个特色来进行。

关麓村东侧的来龙山，在大道以北还有七十多米长的一段高地，它西侧有不小的一片平地，叫汪海，是明代中叶汪子真和汪振美迁来时最初的定居地。关麓汪氏的总祠世德堂就建在这里。

“六家”主要住在不大的眠牛山北端坡下，房祠敬承堂左右，大道两侧。由于地段很窄，南有山冈，北面下一个陡坎就是谷底水田，所以房屋沿大道成条状分布，在来龙山和眠牛山之间的小袋状山谷，被埭下溪分为东西两半，溪的西面叫做埭下，是崇德堂、承德堂和“老七家”三个房派主要的居住地。崇德堂房祠大致在埭下的中央偏北，朝东。承德堂房祠则在袋状山谷的口上，门临黟祁大道，朝北。“老七家”没有房祠。埭下现在是关麓村的主体，面积最大，也保存最好、最完整。由于成组建造，关麓村的建筑面积很整齐，又因为每组之内有花园、菜园、前院、别厅，所以，村中的建筑密度不大，空隙多，绿化多。不像徽州村落常见的那种房舍成片，密不通风，只见高墙夹着小巷，见不到有个性的单体建筑。关麓虽有小巷，却也颇有些独立呈现出体形的房舍，掩映在树荫之中，如汪海“六家区”的四



关麓村周围山形水势

幢住宅，垂下的“双桂书屋”、“春满庭”和“吾爱吾庐”等，使村落的面貌舒畅而且有特色。

关麓村的自然景观很美，当年林丰草深，溪水潺潺。房舍在高低起伏的丘陵间，随地形而变化，参差错落，神态自若。毛石板和卵石铺成的小路，蜿蜒进村，也把天然的气息带进村子。

村落的风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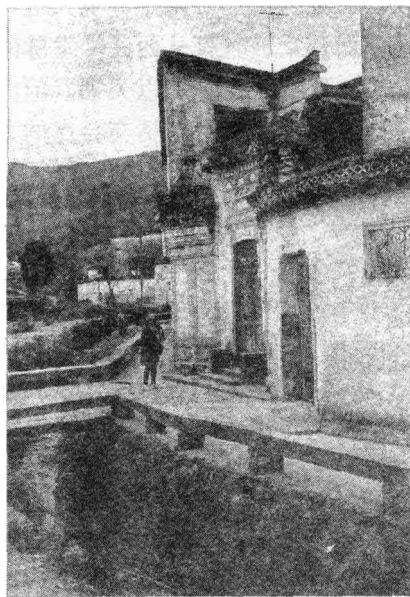
徽州的村落很讲究风水。村子的水口，在村子的下游。入村道路一般都溯溪河而来，水口便是第一道村口。据堪舆术，水口溪河左右应有小山或小高地错列夹峙，称“狮象把门”，不让溪河水“直泻无情”，以利“藏风聚气”。为了加强“关锁”，水口还常有文昌阁、关帝庙、桥、长明灯、牌坊和“文笔”之类，形成水口建筑群。它是村落最华丽壮观的部分，代表着一个宗族

的经济文化水平和伦理教化成就。关麓村的形势则是过境大道与峰下溪直角相交，溪过大道之北便匆匆下坡直奔从西武岭发脉的武林水。虽然东有来龙山余脉北端，西有小高地加以关锁，但由于短促，便在大道与溪水交会处建水口建筑群。包括交会点的太平桥，桥头北侧的长明灯杆（添灯柱）、溪东路北的宗祠群，溪西路南的宗祠和庙宇。交叉点的西北是它们的“明堂”，交叉点的东南是埡下住宅区的明堂，所以都保留为空地。

东北部的汪海，大约在明代中叶就建造了总祠世德堂，以后陆续又在北侧靠后造了致和堂，在世德堂南侧建造了“三家”的懋悦堂。致和堂前面造了资源堂，即灿公厅，祀七十九世文灿公。致和堂与资源堂二十世纪均于八十年代被拆。文灿公是振美的次孙，下门“三、六、崇、承、七、志顺公后裔”各房派都由他出。

这四座宗祠形成了一个群体，以世德堂最宏大，作为中心。正西为西屏山，作为朝山。山脊平缓。村民传说，为关麓村科甲不发，曾请阴阳师看风水，阴阳师建议在西屏山顶，正对世德堂，用人工垒起一个锥形土石堆，作为文笔峰，以利科甲。村民在宗族组织之下，所有的男子，不分年龄，一律上山去堆。儿童，包括襁褓中的幼儿，由父兄代劳，完成定额。于是一夜之间便堆成了。后来另一名阴阳师认为这锥形土石堆不利于宗族，必须在世德堂前挖一口水池，造一堵影壁，挡住它的煞气。于是，在康熙年间就募捐挖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大水池。锥形堆从山势来说是火形的，汪姓属金，火克金，这大约就是第二位阴阳师建议的根据。

水池称月塘，沿月塘弦岸的栏杆有一条石子路，后来在路的东侧又砌一道约2米高的砖照壁，长与弦岸相等。这照壁是为四座祠堂挡住西屏山“煞气”的又一道屏障。照壁下面有三十六个小孔，将汪海的地表雨水排入月塘。小孔也有风水上的附会。



降下溪畔的临溪书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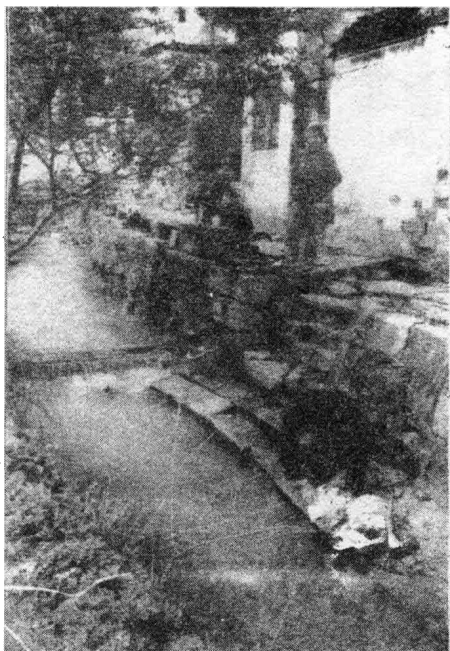
关麓村小水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集中了汪氏总祠和几个重要房派的祀祠，成了全村主要的礼制中心，也就是宗族凝聚力的物质表征。道光《黟县续志》卷十一有一段话：“新安家多故旧，自唐宋以来，中原板荡，衣冠旧族多避地于此。数百年来，重宗谊，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村落家构祠堂，岁时俎豆其间，小民亦安土怀生。虽曩日山贼土寇，时亦窃发，犹能相保聚焉。祠堂始载于嘉靖府志，云：宗祠以奉尝祖祢，群其族人。而讲礼于斯，仅见吾徽，而他郡所无

者。”这便是这个礼制中心的社会意义。它维系着整个宗族的精神。体现出徽商们比较开放的心态，也象征着关麓村的命运与外向性商业的紧密联系。

华美温馨的居住建筑

“八家”房派的崛起太平天国时期，祁县是曾国藩的重要据点，西武岭遂成兵家必争之地，发生过几次惨烈的战争，山下村落尽成废墟。现在的关麓村，绝大部分住宅是太平天国战争之后重建或新建的。汪海和六家区恢复较差，因为一来地段狭窄局促，很难发展，二来徽商整体在战争之后经济一落千丈，三是村民传说两处风水不佳。汪海只有清末民初建造的园林型住宅一幢，主体是两进的，在来龙山的北端。山北边缘有若干佃户和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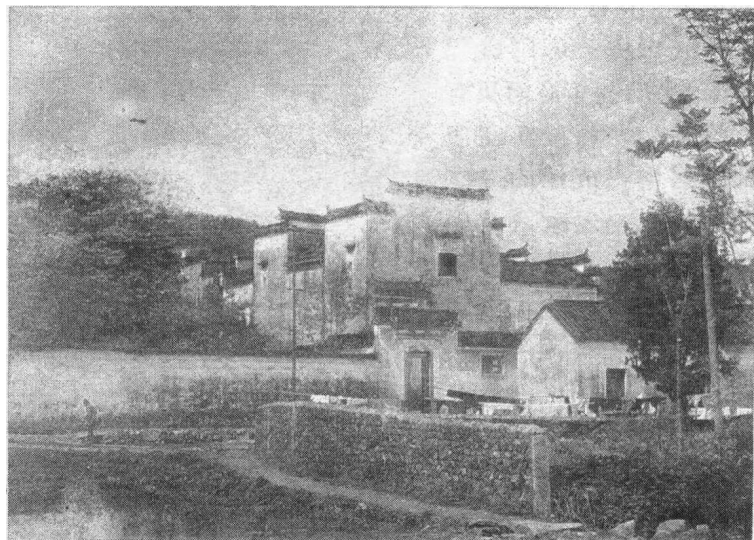
仆的小屋。在汪海的南侧，村子的入口称“店门口”。“店门口”的商店后面只有些小型住宅，和接在商店后部的居室组成汪海一区的全部建筑。六家区有中型住宅六幢，在敬承堂以西，其中两幢在黟祁大道南侧，背靠卧牛山北坡，四幢在大道北侧，面对北倾的低坡下的武林水。六幢住宅都是三间两厢、朝北的小三合屋。南侧的两幢，装修简朴，可能是太平天国之前的。其他均是太平天国后建造的。紧靠敬承堂两侧只有些战后重建



古朴温馨之居所

建的店铺屋和简陋的住宅。六家区原来还有两幢“学堂厅”，一幢叫“桂屏书屋”，一幢叫“中对屋”。埕下一区战后重建，首先是因为这里是“八家”的聚居地，“八家”在徽商因战争的打击而普遍衰败的时候，却经营有方，经济反而兴旺发达；其次是因为埕下地势平坦、开阔；再次是有一条水源充足的埕下溪穿通南北；也有村民说因为埕下的风水好。埕下大量新兴的住宅与残剩的原有住宅一起形成了一片质量高、整齐而紧凑的建筑群，是关麓村的主体。

埕下区现知最早的住宅是武亭山房。它建于康熙年间，战争中被毁，战后重建。它的位置选择在埕下的东南端，从武亭山脚陡坡初下平坦地段的转折点上，是埕下平地中最接近泉水水源的



村景

地方，全村的最上游。（五十年代因大炼钢铁及大办公共食堂而被拆毁）从武亭山房向北，直到黟祁大道，现存可以确认为战争之前的房子，有位于蚩下中段偏东的“春满庭”，为一座大型四合屋，有别厅、花园等，约建于道光年间。崇德堂东北隔巷的原汪丕鉴宅。承德堂东南的原汪国仁宅，约建于乾隆年间，存两幢，一为前后天井（今吴富仁宅），另一为小三间楼房，旧称南华别墅（今程为全宅）。宅北原有学堂厅“问渠书屋”。蚩下中段偏南的原汪高跃宅的一部分（汪高跃，道光咸丰年间在潜山经商），原有两座住宅毗连，并别厅、学堂厅及辟有鱼池的大花园等。今仅存大廊步三间住宅一座（今汪懋天宅），及学堂厅一间（今汪朝晖宅）。

太平天国之后，由于其他各房派、支派衰落而“八家”独支兴旺，大建住宅，以致蚩下区内各派住宅围绕本派宗祠而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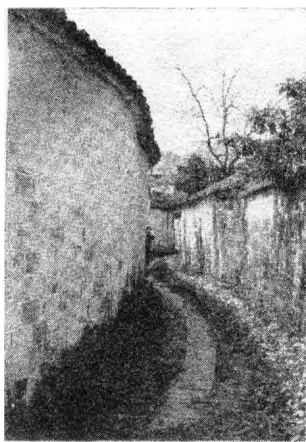


残存的住宅花园

团块格局被突破，相反，家族的团块却明显突出了。一个家长，兴建住宅是为了下一代，因此往往同时要建两三座，毗连在一起，以培育下一代兄弟子侄之间的手足骨肉亲情，加强封建家长制的内聚力。遇有穿窬盗劫之徒或者兵事混乱，也可以互相照应。住宅的从宗族团块转为家族团块，完全符合封建家长制晚期宗族关系削弱而家族关系突出的历史。村中一组一组紧邻的马头墙，仿佛相温以息，相濡以沫，能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

“八家”的建设以“春满庭”老宅为中心。“八家”始祖昭敦在“春满庭”内生养八个儿子，令銓、令铎、令振、令钰、令鏞、令钟、令穀和令穀，他们都在“春满庭”长大并成婚。

墾下中部及南部地段由八家房派为主，志顺公派、崇德堂派及承德堂派的新七家，位居墾下偏北、偏西，而且住宅分散，数量不多，质量不高。住宅建设中最值得重视的现象之一是学堂厅



村内小巷

的普遍，不但数量多，规制整齐，而且都很精致，它们是住宅的辅助建筑。

居住建筑的特点

徽商在淮扬等地，“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但在家乡却不然，“然其家居也，为俭嗇而务蓄积”（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关麓汪氏在外做生意的人，富裕后除扩大经营外，用很多钱在外地城市中营造或购置大型住宅。如乾隆三十三年华松的分家阉书所列举的产业：在潜山的房产有四进的宅子三座，在怀宁有六进的宅子一座。

然而，在家乡故里，商人们多建造中型住宅。中型住宅适应乡村生活的尺度，使妻儿老小居住得更舒适安宁，更具有温馨的家庭生活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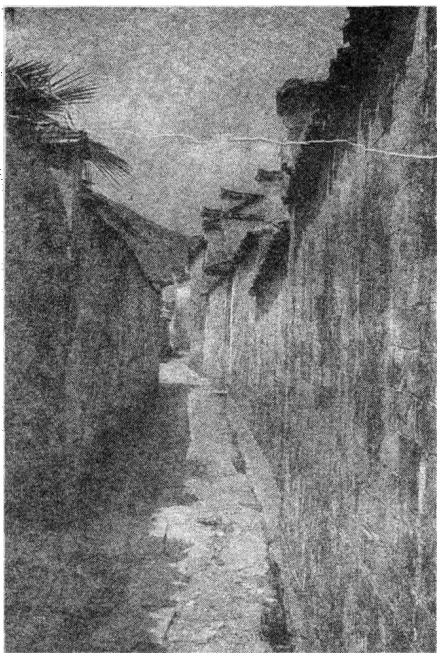
中型住宅一般包括两部分，一是主体正房，为核心部分，一是附属的别厅、厨房、杂务房、柴房、前院、花园、菜园等等。核心部分的格局代表住宅的型制，大量的是天井式的三合屋和四合屋。前后进式、前后天井及异体式的住宅数量很少。都是两层的。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四说：“余在新安，见人家多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计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而犹无尺寸隙地。”嘉庆《黟县志》“风俗”说：“居室地不能敞，惟寝与楼耳。”关麓村的用地虽然并不如此局促，但也在大文化氛围下采用了这种住宅模式。等级最低的，建造质量很差的小型住宅，叫暗三间，由于房子内没有天井，又称“瞎眼三间”，大都是佃仆和庄户住的。中型住宅的型制与徽州各地流行的大同小异，都是封闭的内向的，外围高墙，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天井。它们是徽商禁锢妇女的牢笼，是保藏财富的堡垒。住宅的结构是

抬梁式屋架和穿斗式混合，用空斗砖围护墙。

三合屋

中型住宅中最大量的是三合屋（亦称三间屋）。它分为两类，大三合和小三合（亦称大三间、小三间）。

大三合屋又称“大廊步三间”，在关麓有十五座之多，均在埵下。大廊步三间为两层，是由上房三间，两厢各一间及天井组成。天井前面用高墙封闭起来。楼下明间为厅堂，两次间是卧室。楼梯称为“龙”，在太师壁后。前檐柱与前金柱间有高而宽的前廊步。卧室前，在前廊下做一个方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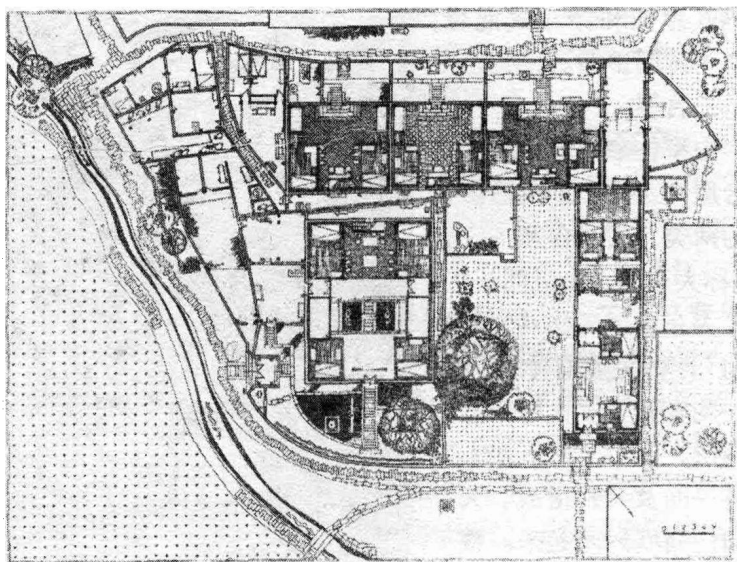
村内小巷

“角厢”，作为卧室的前室。两厢的进深小于上房次间的面阔，一般都开敞不做门窗，称为“敞厢”。但有时也将两厢封起做成小房间，如原令钰住宅内，两厢正面各为八扇格扇门，中间两扇可随意开眉，更多的在一个敞厢设门，通厨房、杂房或园子等。

小三合住宅与大三合的区别，仅在于上房没有前廊步，而其它做法基本相同。小三合住宅在关麓村内现存八座，大门一律开在侧面，利用敞厢当门斗。

四合屋

四合屋即与三间上房相对隔天井建三间下房，也是两层。左右两侧各一间两层厢房连接上下房，形成一个封闭的“口”字



春满庭住宅团组

形，天井居中。四合屋在关麓村内仅蜑下有三幢，而这三幢还不完全一样，其中一幢为大四合屋，即“春满庭”。一幢为小四合屋，汪庭辉所造，还有一幢为假四合屋，即汪绅甫所建住宅。

大四合屋“春满庭”，上房三间，明间厅堂称上厅。下房三间，明间称下厅。大门开在下厅。上房进深大，约为7.2米，做前廊步。下房不做前廊，进深略浅，约为4.7米。上房高于下房，地位有尊卑。与宗祠一样，前低后高，称“步步高”，以求吉祥。上下厅两侧次间均为卧室，也有角厢。厢房各一间，都有菱花格扇窗封住。楼梯设在上厅太师壁之后。下厅中设槛门，亦称照壁门。上房前廊右侧有门通别厅、厨房和杂房。

小四合屋与大四合屋的做法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小四合屋上房不设檐廊，开间进深都比大四合屋小。

其他的天井式



华丽气派的住宅

其他的天井式有前后进式、前后天井式和一些异体，都从三合屋和四合屋变化组合而成。前后进式住宅规模比较大，相当于两个大廊步三间前后串在一起，大门位于第一进照墙的正中。第